

云海鱼形兽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森村诚一

著

出版社

云游鱼形录

(日)森村诚一
杜冰

著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海鱼形兽/(日)森村诚一著;杜冰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018-1

I. 云… II. ①森… ②杜… III. 长篇小说: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0643 号

版式设计:连生

云海鱼形兽

(日)森村诚一著 杜冰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工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50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018-1/I·832 定价:12.00 元

印数:0001 - 5000 册

简 介

鱼形兽，在日文中叫“鲰”，装饰在屋顶两端。

六十年代，三位热血青年邂逅北阿尔卑斯山的白马山庄，一念之差抢劫了山庄的营业款 3000 万日元，均分后三人下山，相约不再联络。

20 年过去了，三个无辜的青年男女分别受到日本黑社会组织六道会的伤害，有的死，有的伤，白马山庄也受到六道会的威胁。三位青年的父亲就是抢劫白马山庄的“鲰”，不幸都患了绝症，为了替儿女复仇，为白马山庄找回公道，洗涮自己以前的罪恶，随时准备赴死的三“鲰”联手，重出江湖，开始了正义的复仇。

目录

第 一 章	一九六×年夏·白马岳山顶	(1)
第 二 章	反叛的纪念	(11)
第 三 章	一九八×年夏·白马岳大雪溪	(31)
第 四 章	落石的老巢	(47)
第 五 章	城市之窗	(72)
第 六 章	被刺杀的正义	(90)
第 七 章	战利品的报复	(101)
第 八 章	被窥伺到的尸体	(106)
第 九 章	抹杀的意志 ...	(117)
第 十 章	地价鬻狗	(129)
第 十 一 章	未执行的死刑	(141)

目录

第十二章	鲛之再会 ……	(154)
第十三章	婚约 ……………	(166)
第十四章	情妇的服务 ……	(177)
第十五章	强奸公告 ……	(190)
第十六章	新婚之夜的不速 之客 ……………	(204)
第十七章	似曾相识 ……	(219)
第十八章	被吊起的刺客 ……………	(229)
第十九章	失败的暗杀 ……	(240)
第二十章	回礼 ……………	(253)
第二十一章	炸裂的复仇 ……	(261)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夏·白马岳山顶

1

晴空下的高山之颠，是属于蓝天的。也有称这里为“神座”的人。天空深处是发暗的钴蓝，越往天边，蓝色越淡，云雾霏霏处，便看不清了。

这一带连绵的山峰，便是著名的阿尔卑斯山^①，地面上它们绵延为一体，却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中畅快地舒展着各自的筋骨，壮美无比。

东南部的大平原如海一般烟波淼淼，北方山背尖端，积云开始频频活动，吐出的云团如硝烟般在空中升腾。午后，天气变得有些不安份了。但这个山顶，还沐浴在盛夏灿烂夺目的阳光下，在此你可尽情远眺。

即使这里天气突然变坏，也可以马上躲进山顶下面的山庄，所以登山者们无所顾忌地陶醉在艰难攀登换来的极目远眺中。

① 日本中部大山脉总称。

云海鱼形兽

8月中旬某日下午，三位登山者在山顶相会了。准确地说这是他们第三次相会。他们分别从南、北、东三个方向登上山顶，事先没有任何约定，却又在山顶偶遇。

“你也来了！”

“又见面了。”

“见过二次不稀奇，三次就太难得了。”

三位登山者各自惊奇着、感叹着，也为第三度相逢欢喜不已。在登山季节里，在北阿尔卑斯最为人们喜爱的这座山峰顶上，这三个人又偶然地相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们三人怕是命中注定，有些缘分。”

从北路上来的年轻的登山者，倚靠着山顶的垒石堆说。他身材高而瘦俏，尖下巴，目光犀利、面带精干。

“上一次是去年4月，在穗高吧。”

从南路上来的年轻人回忆道。他身体结实得如战车一般，配着棱角分明的四方脸。眼睛细长，隔得很开，眼神和善，与他的身躯倒有些不相衬。

“第一次我记得是在前年10月，奥秩父的金峰山上。”

东路上来的登山者接着往前回忆。他身材矮小，动作极敏捷。

三人在山顶悠闲地你一句我一句，探讨着这第三次见面意味着什么。

第一章 一九六×年夏·白马岳山顶

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住址。再见是偶然，分手时也是淡淡的，不带什么伤感。这次大概也一样么？

陌生人，萍水相逢，然后各自东西。城市里如此，山上也如此。只不过山上相逢意味着彼此都是爱山的人罢了。

但第三次偶遇，却不由得人不生出些许感慨了。

而且如果是喜欢同一座山，每年都去登。自然相逢的机率就高。像他们这样，在不同的季节里，不同的山峰上三次偶遇。这种机率可说几近于零。

三人沉浸在各自的情怀中，蓦地觉察到从山庄那边正有大批登山者朝这儿涌来。而且北方的云烟也接近了山顶。于是他们从山顶一角撤了下来。碧空中众神的领地就要被凡人们占据了。

2

三位年轻人相会的山峰是北阿尔卑斯的白马岳。优美的山容及被多彩的高山植物装点的艳丽的山体，使她享有“北阿尔卑斯女王”的美名。深受登山者的喜爱。

白马岳不仅山容美丽，她的高度、规模、无与伦比的山顶远眺、温泉、及到山脚的便利程度等等，构成山的各项要素全都齐备，是座凝聚了北阿

云海鱼形兽

尔卑斯所有精华的山峰。

山顶（2933 米）信州一侧（东面）是险峻的断崖，富山一侧（西）为舒缓的斜坡，连接着黑部溪谷。

三位年轻人那天夜里，就住在山顶下面的“白马云表山庄”。人们一般把它称为“白云山庄”。它地处海拔 2840 米的山上，可容纳 3000 人住宿，是日本最大的山中旅馆。木造的主楼之外，还有三座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新楼，客房几乎都是单元房，从规模到设备与其说是山中旅馆，倒不如说它是山岳大饭店更为贴切。

登山季节最盛期，山庄客人爆满。进入大门，便是山庄大堂，与山下的大饭店并无两样，登山者在前台办理住宿手续。

前台上方，挂着提示板，写着“北阿尔卑斯山岳常驻队”、“临时邮局”、“天气问询处”、“××医大诊疗所”、“登山向导处”等。

登山者可选择不同的住宿方式（包饭或单住），付过钱后由服务员领到各自房间。如果客人不是穿着登山服，那这里与山下的饭店、旅馆看起来毫无区别。由于登山热也好或由于山已面向大众开放也好，总之登山不再是少数职业登山家的探险活动，更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只是山上因此而人声喧嚣，登山客寻一方净土逃避凡尘的初衷也难以达成了。

设在新楼二层的可同时容纳千人就餐的大餐厅叫做“阿尔卑斯餐厅”，在此可一边尽情眺望壮观的阿尔卑斯山脉美景，一边品尝全套法式大餐。

其他北阿尔卑斯的山中旅馆一般只供应咖喱饭，而这里不同凡响的菜单令登山者目瞪口呆。饭店都市气息浓郁，在只这不过借一下此地的山景而已。

白云山庄受到都市派登山客的疯狂拥戴，他们喜爱登山但厌恶普通山中旅馆设备之简陋，于是，登山季节里，特别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白云山庄呈现连日超满员的盛况。

即便餐厅可同时容纳千人就餐，也不能同时满足山庄所有的客人，所以主楼及第二新楼的餐厅全天开放，以便客人错开就餐时间。

三人虽未事先预订，但因为同来，便被安排到同一房间。进屋稍事休息，即赶往阿尔卑斯餐厅，错过一拨儿，起码又得等差不多一小时，千人餐厅里基本满员，洋溢着浓浓的饭菜香气。虽说窗外阿尔卑斯夕阳下的景致壮丽非凡，但现在大家舍花求果，全在忙着填饱肚子。

“不愧是日本第一山中旅馆，了不起。”

旁边桌上的登山客为就餐客人的数量及饭菜的质量惊叹。即便不特别预约，也有烤牛肉、炖牛肉、奶汁烤菜等大菜。

“一人一宿两顿饭是2000日元，那3000人就

云海鱼形兽

是600万了。”

“600万！不得了。”

“而且只一个晚上。”

“这么算来，七、八两月得赚一个大数。”

“虽不至于天天满员，但挣几个亿不成问题。”

“也不能算是山庄了。”

“哪儿是什么山庄。简直就是城中的大饭店，不过开在山上而已。”

“不错，我有桩好买卖告诉你们吧。”

邻桌客人中有一人煞有介事地压低声音道。

“什么好买卖？”

一桌人被吊起胃口。

“这可是我一直放在心中的秘密。”

“别装模做样了，快说吧。”

“我有个朋友，在山脚下菱井银行信浓大街支店工作，是他悄悄告诉我的。他说每个礼拜一银行工作人员都会上山来取一次营业额。”

“是坐运钞车来吗？”

“你想也想不到。他们走着来。”

“有保安护送吧。”

“不。只有一名银行职员加上山庄的一名职工外加一条狗，从大雪溪运下去。”

“只有两个人一条狗？太大意了。”

“他们信任山里男人。山里男人没有那种非分之想。”

“山里女人也一样啊。”

同桌的女人马上接碴，一桌人笑成一团。

3

饭后，回到房间，三人默默无语。吃过饭的客人大都走出山庄去观赏阿尔卑斯的落日与晚霞，惟有他们紧闭在房间里心事重重。

“一晚一人 2000，3000 人就是 600 万，可不是个小数啊。”

身躯如战车般的年轻人打破沉默，开口叹道。他一开口，另外二人明白彼此所想乃是同一件事。比起阿尔卑斯绚丽的晚霞，还是刚才邻桌人的话更能勾起他们的兴趣。

“如果把一个礼拜挣的钱拢到一起存就是 4200 万。”

短小精悍的年轻人接碴。

“而且保安不过一个人、一条狗。”

高瘦的年轻人试探地说。三人彼此注视着、互相探询着。

“干吧！”

半晌，高瘦的年轻人催促道。

“就是说抢了那笔钱吗？”

战车般的男子声音稍显沙哑。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干吗？”

云海鱼形兽

高瘦的年轻人目光犀利的双眼更加有神。

“认真的吗？”

动作敏捷的小个儿男人确认着。

“这是开玩笑的事吗？不过，这次不干。我不是那种想到哪儿就干到哪儿的人。今天是礼拜二，钱昨天刚被送走。我既没有功夫在这儿呆一个礼拜，而且这样做也会引人怀疑。如果你们果有此意，明年8月第一个礼拜天下午，咱们在大雪溪末端的白马尻相见。”

“等等。来年的话存钱的日子、护送的人数还有路径也许会有改变。”

小个儿男人插嘴道。

“那就只算是我们第四次相见好了。庆祝重逢用雪溪冰镇过的啤酒干一杯。我其实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山才老往山上跑。实在是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干。抢劫日本第一大山庄的营业额，这比登山有趣得多。粗略估计有4200万，每个人是1400万。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在山以外找些事情做。怎么样？干吗？”

高个年轻人的目光似乎能刺透人心。

“我干。”

“我也干。”

二人相继道。4200万的抢劫计划就这样，在听过餐厅里邻桌人的对话后，瞬间便在三个年轻人之间形成了。至于金额、运送途径、保安情况等全

都旁听得来，正确与否都还没有确认。

要说这是依据胡说八道一时冲动制定的计划并不过份。三个年轻人靠本能嗅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伙伴，并互相感受到彼此对社会的敌意。

现在，对他们来讲，事情成功与否并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大家是同类，同气连枝，有共同的敌人。

“好，就这么定了。暂缓一年。这期间如果有人改变主意也可以。如果三人都不改变，那就照计划干。”

“我再问一句。如果是一人或两人改变主意又当如何？”

“中止。我们三个一起干才有意义。在山上偶遇三次。这是第四次相见的纪念，很相配吧。”

“明白了。我希望谁都不要改变主意。”

三人都伸出手来，紧紧握在一起，目光锐利的年轻人道。

“就叫我伊那勘九郎吧。住址就不用说了。约定的就这些，不用任何确认。男人间这些应该足够了。”

伊那勘九郎显然是仿着伊那勘太郎起的假名。

“我叫……松涛明，野兽·松涛。”

“我叫希拉利，艾德蒙多·希拉利。”

战车与精豆般的年轻人也相继报上姓名。松涛明是著名登山家，在谷川岳一的仓泽及穗高龙谷的

云海鱼形兽

岩壁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1948年12月，在枪岳北镰尾根连日暴风雪封山，他虽然体力尚存，但不忍弃同伴而去，与同伴共同殉难。因他有极强健的身体故人名之曰“野兽”。希拉利则是1953年第一个登上埃贝列斯特山的人。

虽然大家用的都是假名，似在开玩笑，但他们的想法却是极其认真的，没有一点玩笑的成份。不把山上的约定带到山下去，更强化了三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三人便各自上路了。伊那勘九郎是沿着后立山山背南下，沿山背北上而来的野兽·松涛从东面沿大雪溪下山，而由大雪溪上山的艾德蒙多·希拉利则翻越白马山顶奔向白马大池方向。

他们的勃勃野心如跃动着的茫茫云海。

第二章 反叛的纪念

1

根据山庄餐厅邻桌人的谈话制定了闻所未闻的山庄营业额抢劫计划。同案犯全部使用假名，真实身份互不知晓。这个计划一年后开始执行，仅凭这些准会相信明年他们真会去实行计划呢。

但伊那勘九郎说男人间的约定这些已足够。

细想一下，这计划太模糊粗糙，或者根本很难称之为计划。但透过表面的粗糙，窥视到的却是流淌在三人心底里的某种信赖。

他们三人身上有若干共同的东西：难以满足的精神饥渴与对整个社会的敌意。

他们敏感地嗅到对方身上与自己相同的体味，梦一般开始了这计划。

三次在山上偶遇，令他们约定了第四次。果真会有人践约而来吗？

即便只是为确认这一点也要去看看。看看世间是否存在比自己还蠢的人。